

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进步和成熟,ART宝宝也会越来越多,在“生得出”的基础上也要争取“生得好”。

在浙大妇院生殖门诊,有一场特殊的画展

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人间的特别宝宝 用稚笔萌画,绘出爱的特别光彩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孙美燕

这个夏天,一场特殊的画展在浙大妇院钱江院区的生殖门诊展开。

“稚笔生花 萌画示爱”,一幅幅生动多彩的书画挂在墙上。它们都出自依靠辅助生殖技术(ART)助孕后出生的儿童之手,稚嫩、鲜活。

宽敞的候诊区里,坐着不少陪同的家属,只是安静地坐着。他们或担忧,或低落。

“这些都是试管婴儿长大后作的画吗?真好。”一名中年男人驻足欣赏着,他陪着妻子已经来过两次了,辅助生育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做这决定,不容易,担心妻子的身体,担心孩子的成长,明的暗的所有压力,他都默默承担着。他在这面墙画前站了好久,久到幻想着未来自己孩子的成长。

冰冷的技术的确能给患者解决生理上的疾病,而暖心的举措更能疗愈他们心理上的疮疤。

书画的背后,是一个个历经坎坷的家庭,收获绝处逢生的喜悦,一个个ART宝宝是他们最珍贵的礼物。

“私藏”画作充满温情 身负重任帮助她们如愿做母亲

征集来的画作,有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报以赤诚的真心。

精挑细选,一些作品上了墙,还有一些作品被医生“私藏”。

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依敏教授就收藏了一个连环画,也一直记得当时的情景。

“这个是您,您让妈妈有了我,我们才能开心地出去玩。”女孩稚气地讲述着她的“创作思路”。她拿出了几幅作品,形成了连环画的形式,亲手交到了朱依敏的手中。

鲜花、喜蛋、锦旗……朱依敏收到过很多类似的小礼物,但是连环画还是头一次。女孩的妈妈当年因为卵巢肿瘤手术后生育力下降,好在整个试管婴儿过程很顺利。对于很多细节的记忆,朱依敏医生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患者对于想要生育自己孩子的强烈意愿,她印象深刻。

看到女孩天真的画作,并不流畅的线条,粗糙的上色,朱依敏依然很感动,“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身上的白大褂,也照亮了未来的方向。”

一幅幅作品,朱依敏都仔仔细细地看过,还会骄傲地指着其中几幅说:“这是我的患者。”

浙大妇院的辅助生殖技术,开展常规体外受精、卵泡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冻融胚胎移植、囊胚培养等,成功率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每年为成千上万不孕不育家庭带来迎接新生命的喜悦。每次看到当年的患者如愿做了母亲,朱依敏医生就觉得自己从事的行业很“伟大”,“往小里说,是让一个家庭完整;往大里说,是在支持生育、提升人口质量和数量,为擦亮浙有善育金名片增添助力。”



帮助消除ART治疗的顾虑 年夜饭吃到一半赶去手术

阳光雨露,五彩蘑菇,绘画加手工,这是一幅鲜艳斑斓、积极向上的作品。作者是一名4岁的男孩。

一看名字,生殖门诊副主任占琪涛医生满眼笑意:“给患者做手术那天,我们科室的年夜饭还没吃完,我就急匆匆地进手术室了。”

产妇小兰的情况太特殊了。16岁初潮迟迟未到,便去当地医院做检查,超声找不到卵巢和子宫,通过手术探查才发现子宫仅鸡蛋大小,卵巢仅绿豆大小。要知道,这个大小连正常育龄期女性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手术后她一直使用人工周期药物进行月经调理。可是到了生育年纪,她犯难了。从安徽到杭州,小兰找到了浙大妇院生殖门诊副主任占琪涛。根据各种检查结果,占琪涛医生诊断,小兰患有“低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症”,也是不孕的源头。

考虑到小兰同时合并有卵巢功能减退,试管婴儿是最合适的助孕手段。但小兰夫妻起初并不接受试管婴儿,对这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顾虑和担心。经过医生的充分沟通,夫妻俩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信任这位耐心温柔的医生。

占琪涛医生耐心细致地为小兰监测每一步的卵泡生长情况,个性化地调节促排卵药物。在近一个月的促排治疗后,小兰终于迎来了3个成熟的卵泡,夫妻俩迎来了希望的曙光顺利怀孕了。然而,怀孕后的一次复诊出现了变数,小兰宫内妊娠合并宫外孕。“别担心,能解决。”占琪涛医生亲自主刀进行了腹腔镜微创下切除宫外孕,术后宫内妊娠保胎。有惊无险,小兰顺利地渡过了这道难关,也顺利足月分娩了一个大胖小子。



ART姐弟俩生日同一天 都是她妙手回春巧添丁

在众多画作中,一张“全家福”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这幅画里的姐姐和弟弟,都是我们的ART宝宝,姐弟俩的生日还是同一天!”生殖门诊护士长莫凤逸说。

一般来说,选择试管婴儿是为了弥补不能自然怀孕的遗憾,大部分人只要一胎。随着二胎三胎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多胎,成功率也很高。

这一对姐弟都是副主任医师郦美根的患者。

之前随访,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到医院里来看望郦医生,“打心底的感动,觉得自己做医生也太有成就感了。”

相较其他病情更复杂、过程更坎坷的患者,这家人的“添丁”计划太顺利了。

当初这个妈妈因为输卵管阻塞,加上有宫外孕的经历,迟迟没有成功怀孕。所以在婚后第6年,夫妻俩到浙大妇院选择了辅助生殖助孕。一次取卵就冻存了6个胚胎。第一次移植胚胎后她就成功了。2014年,姐姐出生了。

“家庭因为孩子的出现,增添了很多幸福。”妈妈坦言。因为想要二胎的意愿太强烈,当年冻存的胚胎起了大作用,在2018年,她诞下一名男婴,与大女儿生日同一天。

孩子一天天长大,夫妻俩始终没有忘记郦美根医生的“妙手回春”。“对于她而言,我可能是万千患者中的一个,因为过程顺利可能印象也不深刻。但是对于等待的那些年,我都是度日如年,很痛苦,很难熬。现在孩子一天天长,我觉得非常圆满。郦主任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让我儿女双全。”这位妈妈很感慨。

十余年随访8000多名ART宝宝 智商认知交流与常人无异

画展还在继续,所有ART出生儿的随访工作也从没停止过。

浙大妇院是国内第一批、也是浙江省最早开展辅助生育技术,创建了国内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ART子代随访中心,十多年间对8000多位通过ART诞生的宝宝进行随访。

大量的数据和病例,为一直长期研究分析辅助生殖技术子代安全性问题的朱依敏教授及其团队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95年11月13日,浙江省首例“礼物婴儿”在浙大妇院出生(因“配子输卵管内移植”的英文缩写为“GIFT”(礼物),与给不孕不育病人送上一份礼物契合,所以被称为“礼物婴儿”)。

2023年2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的陪伴下,当年的“礼物婴儿”在浙大妇院成功分娩一名男婴,升级做了妈妈。黄院士在孩子的出生贺卡上郑重写下了“生命繁华”四字。这是浙江省首个辅助生殖宝宝的子代,不管对她的家庭,还是对辅助生殖医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大妇院生殖医学团队始终保持着对首例“礼物婴儿”的跟踪随访,见证她申请上了香港大学的研究生,成家立业,自然怀孕,每一个阶段浙大妇院都没有错过好消息。

这只是ART宝宝中的一员。“在浙大妇院随访观测的这些试管婴儿中,没有发现他们的智商、认知、交流和自然妊娠的孩子有区别,甚至国外还有研究发现,试管婴儿的智力表现高于平均。”朱依敏教授说,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进步和成熟,ART宝宝也会越来越多,在“生得出”的基础上也要争取“生得好”。